



世界尽头 等到你

I'll wait for you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青林之初



她爱的人，
和别人共白头。

爱她的人，
终得不到她的心。

从8岁到27岁，
不过路太长，只好早失人等。

继“十年一品温如言”后，
现代言情新花旦“青林之初”再续辉煌跌宕的纯爱经典！

那个站在巷尾的诗意少年，
是绚烂青春里最后的救赎！

R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世界 尽头

I'LL WAIT FOR
YOU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等到你

► 青林之初 / 著
qing lin zhi chu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尽头等到你 / 青林之初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201-08988-1

I. ①世…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4825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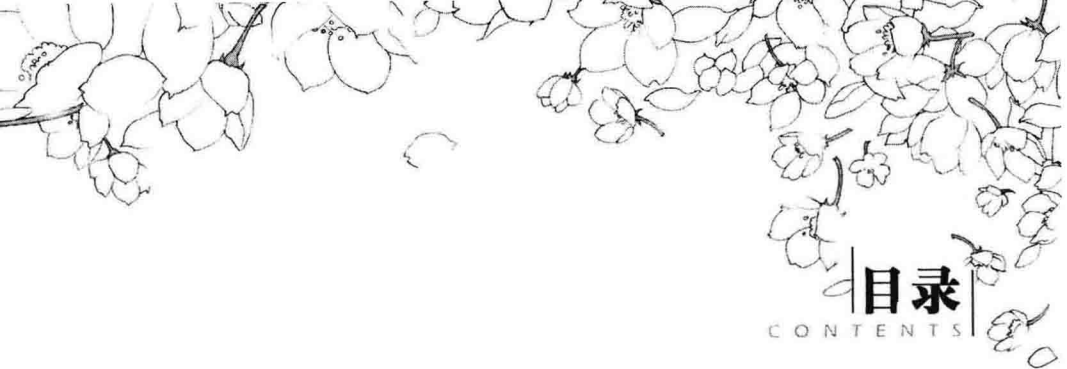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66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字 数: 244 千字

定 价: 24.80 元



目录

CONTENTS

▶ Chapter 1 不曾遗忘

001

命运冰凉的指尖正残忍地慢慢地探入她刻意封固的记忆，企图撕碎她所有强行的伪装，揭示沉潜于记忆深处的一幕幕悲欢离合。

▶ Chapter 2 往事无双

027

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手紧紧按住左边的伤口。然而不管她怎么努力，鲜血依旧从她指缝间流出，沾染上她的肌肤，也沾染了她此后的生命。

▶ Chapter 3 初遇秋白

047

那是她此后数十年梦里都难以忘怀的初遇，夏日的刺眼从窗帘照入屋内，一道一道，满目疮痍。白衣少年那样对他坐在竹帘旁，修长笔直的身影有松柏之姿。

▶ Chapter 4 相濡以沫

067

年少时无忌忌，或许从这时起，他们的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相濡以沫。

▶ Chapter 5 狭路相逢

089

命运走到无解的绝境，在一场瞬息万变的剧情和狭路相逢的碰面时，他们终于遇到了彼此。

▶ Chapter 6 告别过去

115

年轻少年的面容如神祇般，耀目染光，到了此刻，乔罗才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少年飞扬夺目的容光。



目录

CONTENTS

▶ Chapter 7 小小心事

141

他俯视着她，彼此靠得很近，目光相触，呼吸可闻。他的视线温柔流连于她的眉眼，不存在任何问题与顾忌。

▶ Chapter 8 时光回溯

169

她是相隔七年，她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脑中瞬间全是让她隐生眩晕之感，忍不住用力揉了揉眼睛，才敢确定眼前此人不是幻觉。

▶ Chapter 9 思念成灰

195

这是雪地里奄奄一息的红玫瑰，心如死灰，冰凉刺骨。他禁不住打了个寒颤，这一生里，没有什么时候能让他比现在更为绝望。

▶ Chapter 10 真相大白

221

江宸侧过头，看着他毫不讳饰的睡容，苦涩地望：如果有一天，我放开了你，谁来疼爱你？

▶ Chapter 11 一如初见

241

他静静地看着她，片刻，敛然而笑。乔罗恍惚觉得，这亦是当年飘摇的柳枝后，那俊美绝伦的少年对她暗中展开的笑颜。

▶ 秋白番外·浮世欢

265

他缓慢地用颤抖的手抚着自己微弱跳动的胸口，漆黑的眼前群光四散，模模糊糊，他隐约看到，那光晕勾勒的是青黛的帘栊，河边的小楼，他的少友。



I'LL WAIT FOR
YOU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 Chapter 1 不曾遗忘

命运冰凉的枯爪正残忍地慢慢地探入她刻意封印的记忆，妄图撕碎她所有强行的伪装，揭示沉浮于记忆深处的一幕幕悲欢离合。

(1)

出了酒店开车上三环，转上机场高速时，乔萝接到了助理关欣打来的电话。

“乔总，珠宝部的预展都布置得差不多了，这次秋季拍卖的拍品因为比以往都多，为免酒店安保出现疏漏，还有几份贵重的拍品依然放在银行保险箱，等到预展当天再运过来。还有，我们在预展期间安排的珠宝讲座，唐士英大师已经答应来做演讲人。”

“非常好。MG银行的回复呢？”

“他们私人理财客户部已经联系了五十名对珠宝感兴趣的VIP客户来参加，具体的活动流程一如以往。事业部提供的这次将参与拍卖会的贵客名单已经出来了，您要是不方便，我把名单报给您确认一下。”

报到最末时，乔萝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皱皱眉：“LH基金章白云？”

“这是新崛起的一个金融公司，资本非常雄厚，那个章白云的背景也很深，好像和梅氏有关。”

梅氏……乔萝怔了怔，在封闭多年的心绪翻涌之前，连忙转移了思绪：

“小欣，我现在去机场接个人，待会儿凌董可能会来视察预展现场，你帮我接待一下。”

“可是……”关欣有些迟疑，提醒她，“现在已经四点半了，昨天我接

到King&River律师事务所江律师助理的电话，约了您五点在公司见面。”

“我知道。他是来看Harry Winston祖母绿钻石项链的，你带他去银行看就行。”

乔萝话语很平静，态度竟然再公式化不过。

关欣在那边听着暗暗叹气，心想：自己的这个上司和那个江律师明明在名分上那样亲密，现实交往却如此冷漠陌生，彼此之间毫无互动，平日的通讯电话尽是由助理之间联系，真是让人看不明白。

乔萝挂了电话，加快速度，现在还不是交通高峰，因而一路走得顺畅。

乔萝摇下车窗，初秋的风还未退去盛夏的暖意，拂面极惬意。只是夕阳炽烈，斜照入眼未免不适，她从包里拿出墨镜，戴上。

缤纷的世界在墨色镜片前迅速沉淀下来，入眼的时空有着定格的美，对她而言，这样才是安宁的。

首都机场T3航站楼，接客层。电子屏幕上显示从悉尼飞往北京的NF航班还有半个小时才抵达。时间还很宽裕，乔萝不紧不慢地走到出闸口，想起附近有个咖啡店，寻思着去那儿坐等。

不料到了咖啡店前，迎面却看到一个熟人。

“乔总？”童依依穿着职业套装，小小的、白净的脸蛋上化了裸妆，虽然长发依然扎成马尾辫，但成熟干练的举止早非乔萝第一次见她时局促害羞的模样。出了校园刚刚半年，就被江宸调教成这样，真是不可思议。

乔萝含笑望着她：“你怎么在这里？”

童依依手上拿着两罐咖啡，站在乔萝面前多少有些不自在：“乔总，你是来接江律师的吧？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江律师没有说……”

“我是来接我朋友的。”乔萝心平气和地问：“江宸出国了吗？”

童依依怔了怔：“是啊，江律师在办一个跨国收购案，已经去德国一个

月了。乔总不知道？”

“不知道。”乔萝听着耳边传来新一趟航班抵达的播音，微微一笑，“LH7320，从法兰克福飞回的，是不是江宸的航班？”

“啊，对对！”童依依清醒过来，忙说，“乔总，抱歉，我先走了。”又想到乔萝的身份，又停下脚步，红着脸问：“乔总不一起去接江律师？”

“不了，你去吧。”乔萝温和地拍拍她的肩，“我等我朋友。”

“那……乔总再见。”童依依咬咬红唇，急步离去，脚下的高跟鞋笃笃敲击地面，马尾辫随之一晃一荡，尽显飞扬多姿的青春。

乔萝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忽然想起五年前的自己，刚从国内出发去美国留学时，似乎也是这般踌躇满志，充满活力。只是她的青春比任何人都来得短暂，那突如其来的意外早早地将她的灵魂困锁于黑夜中，即便是由心地喜怒哀乐都不能够，又何来飞扬无忌的青春？

她不禁苦笑了一声。

坐在咖啡店里喝了一杯热巧克力，听到又一航班抵达的播音响起，她才起身，心不在焉地走到出闸口。等候片刻，终于看到那个红色身影出现在人流中。

“萝萝！”顾景心笑着奔上前。

麦色肌肤，乌瞳白齿，衬以利落潇洒的短发，真是一个既秀气又健康的美女。只是美女走路却不顾形象，那身红裙在她疾跑时如同火焰一般，简直是一路燃烧过来。

乔萝被她的气场惊到，在左右行人投来的目光下讪讪道：“景心，你不要这么隆重？”

“虽不是衣锦还乡，但也算载誉而归吧，怎能不隆重？”顾景心张开手臂给了乔萝一个大大的拥抱，“叶晖那家伙这个时候竟敢放我鸽子，还好你能来接我，真不枉我数年如一日地在南半球对你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啊！”

“浪子在外漂泊够了吧？”乔萝由衷地微笑，“欢迎回到祖国的怀

抱。”

顾景心往她怀里蹭：“这就是祖国的怀抱啊？好温暖好柔软好香啊！”

“一边儿去！”乔萝笑着推开她。

两人一路说说笑笑地往前走。顾景心移民澳洲十年，虽然期间偶尔回来过，但上一次距今已经三年了，尤其是和少时的死党乔萝两年多没有见面，谈话间恨不能诉尽这段时间的世事变迁。两人手舞足蹈的，十分兴高采烈。

直到车出了航站楼驶上高速，顾景心的笑谈声依旧不绝于耳。乔萝心中感激她的回归，让自己在久违的老友相处中找到了曾经的快乐和温暖。她暗问自己，多久没这样笑过了？

似乎是九年前，又似乎是五年前……命运冰凉的枯爪正残忍地慢慢地探入她刻意封闭的记忆，妄图撕碎她所有强行的伪装，揭示沉浮于记忆深处的一幕幕悲欢离合。

(2)

进入城区，正是晚高峰拥堵的时刻。乔萝的车技再好，在庞大的车流中也难以施展，到了八点，才将车停在事前约定好的饭店前。

这家饭店年代久远，外表看起来只是普通的现代饭店装潢风格，内部布置却别具特色。这也是顾景心在国内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她在长途飞机上没正经吃过东西，一下车就轻车熟路地往大堂走。

“你慢点儿，订的位子不在大堂，在这边！”乔萝拉住她，带着她走向大堂后面庭院的包厢。

推开包厢的门，里面一片黑暗，好在这这是临水的雅室，没有实墙封闭，外面的灯光透过飘动的软纱，依稀能映出室内人影模糊。

“熄了灯做什么？”顾景心盯着那黑影，“这是给我惊喜，还是给我惊吓？”

乔萝哭笑不得地轻咳一声，将她推了进去。

黑暗中听到“噼”的火苗轻燃声，顾景心吃惊地看到，她的男人从室内摇曳的烛光中捧着鲜花盛装而出，单膝跪地，面对着她。

“叶晖？”顾景心猛然意识到他的意图，心跳得厉害，支支吾吾地说：“你……你不是临时有要紧事出差去了吗？”

虽然被她开门的第一句话险些毁了兴致，叶晖还是竭力按捺情绪，星目朗朗，深情地看着她：“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当初你告诉我这是你父母初识并定情的地方，你羡慕他们的浪漫，想有一天也能拥有那样的爱情。今天，我也很想和你在这里情定终身，以你的父母为榜样，携手一生，此志不渝。”

“什么啊？”顾景心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大叫，“叶晖，你别耍我！”

叶晖深呼吸，忍耐再忍耐，继续一字一字地说：“景心，我们相爱八年了，八年虽然不短，却也不长。我想再和你相守八十年，可以吗？”

顾景心望着他情真意切的眼睛，涨红了脸，这次却叫不出声来了。

叶晖掏出戒指举到她面前，微笑道：“景心，嫁给我吧。”

事前准备的话说得一字不漏，虽然被求婚的人反应有些异常，不过这也是预料中的事。

乔萝松了口气，含笑沉默，静静地望着眼前的两人。

“别跪着了。”顾景心难得害臊起来，拉叶晖，“你在澳洲不是已经问过我了吗，我不是也答应了，怎么回来了还有这么一出？这样演戏给谁看啊？还这么没创意，我虽然羡慕爸妈，但你就不能换个地方？”

叶晖正跪得腿颤，闻言脸色发黑，咬牙低喊：“顾景心！”

“是！”顾景心终于在一个激灵下清醒，扑到他怀里装温柔，“我嫁给你，嫁给你！什么时候娶我进门？”

叶晖嘴角一抽，不想说话了。

“好了，皆大欢喜！”乔萝这才开口，“那我功成身退了。”

见她转身就要往外走，叶晖忙说：“乔萝你等等。”

室内不知谁亮了灯，华彩骤然铺泄眼前。乔萝转过身，本是含笑看着那相拥的二人，目光无意一瞥，却见室内还有第四人。

那人懒散地倚着墙壁，站在灯光暗淡处，俊美的眉眼略带疲惫，望着乔萝，冷淡地一笑。

“江宸？”顾景心蹙眉，冷着脸瞪一眼叶晖。

“阿宸也是刚下飞机，我打电话让他过来的。”叶晖对她二人解释，殷勤地说，“我们四个好不容易又聚在一起，一起吃顿饭吧。”

既然他这样说，乔萝也不便推辞，笑着说：“这样特殊的日子，是应该好好给你们庆祝一下。就是不知道江律师忙不忙，有没有闲暇和我们吃饭？”

江宸淡然扬眉：“我今晚有没有闲暇，你不清楚？”

他话中的意思乔萝再明白不过，微笑道：“我原以为我很清楚，可是看见你在这里，却有些不清楚了。”

“当然，你总是自以为很清楚。”江宸轻飘飘地接过她的话，“这么多年，大概谁都没有你过得清楚。”

眼见乔萝面色微变，他唇角上扬，倒有了几分笑意，也不管旁人目光如何，反应如何，他先走到餐桌旁坐下，按了桌上上菜的提示灯。

叶晖是知道他们二人过往纠葛的，朝顾景心使尽眼色，才换得顾景心拉长着脸不情不愿地拖着乔萝，低声说：“看在我的面子上，一起吃顿饭吧。”

乔萝被她按在江宸身旁坐下，看着小心翼翼笑谈热场的叶晖和顾景心，心中苦笑：自己从来没想过会和他生分到这个地步，然而世事变迁，他和她的关系从始至终都背离一切能预想的方向，朝一条难以望清未来的不归路扬长而去。

四人不尴不尬地用完晚饭，随后兵分两路。顾景心和叶晖另觅宝地庆祝求婚之喜，饭桌上喝多了酒微醉的江宸则坐上乔萝的车，开往名义上他们的“家”。

一路两人都保持沉默，江宸靠在副驾驶座上看了会儿夜色，还是抵挡不住疲倦和酒意闭目休息。车外车水马龙，不胜繁华，车中却是沉寂一片，乔萝甚至能听到身旁的他轻微而深长的呼吸。在一个路口等绿灯时，她忍不住侧头看了身旁的人一眼，这才见他双眸紧闭，面容安详，已经沉沉睡去。

他似乎比两个月前看到时瘦了些，下巴胡楂隐现，这是多久没有好好收拾自己了？

也只有在他睡着时，她才可以无所顾忌地打量他。

为了让他能睡得安稳些，乔萝放慢车速。从饭店到住宅并不远的路程，她却开了整整一个小时。到了小区外，乔萝没有开去地下车库，而是将车停在路边树荫下。

睡梦中的他应该感觉到了什么，有些迷蒙地睁开眼。穿透树荫的稀疏灯光斜射入车内，照得他脸色有些不正常地泛白。

“你醒了？”乔萝看看窗外灯火并不繁密的小区，随口说，“到家了。”

“家？”江宸冷冷一笑。

他解了安全带将要下车时，胃突然一阵抽痛，疼得他轻轻一哼。

“怎么了？”她望过来，漆黑的眼眸里满是关切。

他却视若无睹，手掌紧紧按着胃部，快步走出车外。他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谁知胃部痉挛更为厉害，他弯腰俯身呕吐起来。

身后有人扶住他，柔软的手心轻轻拍着他的后背，递给他一瓶矿泉水。

他漱过口，在她的搀扶下缓缓站直，她看着他，唇微微翕动，欲言又

止。

“你回去吧。”他突然有些筋疲力尽。

乔梦看着他缓步离去，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小区门口的树荫花丛间，许久，才转身坐回车中，久久没有启动车子离开，就这样看着不久之后某个楼层的窗口亮起了灯光。

原本是温暖的灯光，此时看起来，也依然温暖，只是在她眼里，却遥不可及。

乔梦这一夜睡得极不安稳。

那白衣白裤的身影，那青春靓丽的背影，还有夜色下江宸与自己的对望……重重思绪的累加终究汇成一柄指向过往的犀利长剑，在她的睡梦中侵入她封存的记忆，在她无力阻止时刺碎她的神经并长驱直入。

梦中浮现的是熟悉又遥远的江南小镇，青河长流，夕阳西下。白衣少年的面容模糊在温暖的光线中，温润的声音在她耳边含笑说：“小乔，等我。”

他将留恋的吻印在她的眉间，在她感觉幸福快要溢出胸膛时，他却突然狠狠推开她——阴风席卷，黑暗中时空逆转，骤然是大雨倾盆的夜，她被淋得浑身湿透，手足无措地趴在冰冷湿凉的山间公路上，哭喊那个少年的名字。然而他却无动于衷地躺在那里，面容安详，任鲜血将他的白色衬衫染成殷红。耳边陷入死寂，风雨声皆不可闻，她只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和不顾一切地凄厉嘶喊。远方有强光袭来，她惊恐回望，却被光亮刺得眼前又陷入黑暗……

“秋白——”她在再一次失去他的绝望中窒息挣扎，继而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

睁开眼，房间里灯光昏黄，寂静的夜里只有她惊魂未定的急促喘息声。

她摸到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几口凉水，稳住心神，侧过头，看着摆在窗边梳妆台上相框里的少年。

睡梦中模糊的面庞终于清晰地呈现在面前，她无助地伸出手，冰凉颤抖的指尖隔空触摸照片里少年如墨染就般的眉目。

那是青葱的岁月里她收藏的唯一有关他的照片。

唯一的，也是永远的。

一夜无眠，第二天的脸色未免难看，乔萝只得化了浓妆遮住倦色。

因秋拍预展接近，乔萝一日的工作极为忙碌，早餐后先与展览部的同事去酒店再度确定了珠宝部门陈设展厅的布置，中午又赶回公司，向她的上司、嘉时拍卖董事长凌鹤年引荐香港的几位新锐珠宝设计师。下午看了设计师们带来的作品，她又从中精挑细选了十六件作为此次主场之前珠宝部门小型专场所用的展品，然后召集整个部门开会，正式布置秋季拍卖预展的各项流程。

等她好不容易能歇下来喝杯茶时又接到顾景心的电话，问她下班后要不要去逛街。

乔萝疲惫地靠在椅子上，本要拒绝，转念一想，却说：“好，六点半在国贸见。”

顾景心怀着吃喝玩乐的兴致匆匆而来，却不料乔萝带她去的是家新开张的艺术品店，顿时不满地撇起嘴：“你干吗，下班还顾着工作？来这店里买什么，我又不装修房子。”

乔萝却挑得仔细，淡淡地说：“江校长马上八十岁大寿了，我得挑个礼物。”

“江校长？”顾景心啧啧直摇头，“他可是江宸的爷爷，你一口一个校长的，不怕别人听得生疏？”

乔萝对她话里话外的试探毫不理睬，只耐心看着店里的商品，似乎挑得全心全意。

顾景心对着她继续感慨：“不过你既然不叫爷爷，又何必这样费心买礼物？真不知道你这孙媳妇是尽职尽责呢，还是虚情假意、表面功夫做得好。”

乔萝仍当没听到，拿着一个白玉雕刻的骏马正观望时，顾景心终于忍不住问：“萝萝，你和江公子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我说你刚回国怎么不黏着叶晖，就着急找我逛街，原来是身负使命。”乔萝似笑非笑地看她一眼。

顾景心有些脸红，嘴里却嚷嚷：“就算我别有目的也没错啊，叶晖是江宸的表哥，我以后就是他的表嫂。虽然再不待见这小子，以后也算是沾亲带故。况且这小子一直对你真心相待，别人不知道，难道我还不清楚？”

乔萝微笑不语，放下玉马，继续看别的。

顾景心看着她满不在乎的样子，怒其不争，忍不住又说：“我就不明白，你和江公子比我们谁都认识得早，算是青梅竹马长大吧。你当时和他关系那么好，就算是他高中一毕业就去了美国，可你大学毕业后不也去了吗？而且没多久两人就结婚了。这样的关系，这样的感情，怎么都比别的情侣强，可为什么等你们回国时就闹得水火不容，以致如今长久分居的地步？”

乔萝脸上的微笑在她的连声追问下终于挂不住，面色微微发白。

顾景心凑近她，压低声音问：“总不会是江公子有外心了吧？我看他身边也没有什么桃色绯闻啊。还是……你们在国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你别猜了。”乔萝语气忽冷，眼底涌动着疯狂的暗潮，脸色比刚才更为苍白。

顾景心一怔：“萝萝，你怎么了？”

乔萝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随手取了一套文房四宝交给服务员包装，淡淡地说：“不关江宸的事，只是我不够好而已。”

“你不够好？你哪里不好？难道是你变心了不成？”顾景心明显不以为然，数落她，“不是我说你，你现在确实怪怪的，又沉闷又无趣！当初那个乔萝去哪里了？”

“当初的我去哪里了？”乔萝苦笑了一下，“我也想知道，当初的我去哪里了。”

顾景心再大大咧咧，也听出了这话下的万千惆怅和伤感，细细看了看乔萝，终于不再言语。

三天后嘉时拍卖的秋季拍品预展活动正式开启。

早在预展前一个月，新出的拍品图录已陆续送到意向买家手中，杂志报纸上的广告也都刊登完毕。从预展开始的那个周末，乔萝便将拎着行李箱入住展厅所在的酒店，一是方便随时照顾到现场突发状况，二是不少外地赶来的意向买家都住在附近，方便洽谈事项。

因凌鹤年统掌下的嘉时拍卖是国内顶尖的两大拍卖行之一，其预展和拍卖时间通常是业内风向标，许多小的拍卖公司为抓住外地潜在买家，只得紧贴大的拍卖行拍卖时间，相继开放预展。

预展第三天，周末已经过去，展厅里客流已不如前两天多，看热闹的显然少了，真正的潜在购买者多了起来。

这天下午，乔萝所带领的嘉时拍卖珠宝部和MS银行私人理财客户部联合举办了英式下午茶讲座，邀请银行私人理财俱乐部五十名VIP客户，来听香港著名珠宝设计大师唐士英的专题演讲。

唐士英是为数不多享有世界声誉的华人珠宝设计师，乔萝平时虽和他接触较多，但这样充满个人风格的关于珠宝设计与审美流行的专业讲座，她也是第一次听到。

乔萝在角落里找了个位子，听得入神时，关欣轻步进来，在她耳边低声